

雙城記

何冀平

《見字如面》是朗誦名人信件節目，推出的首個視頻是張國立、王耀慶兩位明星，朗讀戲劇大師曹禺與畫家黃永玉於一九八三年的往來書信。

這封信圈中人知道得比較多，傳入民間還是第一次，上線僅三個小時，網路點擊率衝破二百萬。信中黃永玉對曹禺的劇作尖銳批評：「你解放後寫的劇本，我一個也不喜歡，你的心不在戲裡……」曹禺以感激的心態回覆：「你射中了我的要害。」他將信裱糊起來掛在牆上。

剛剛過去的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是曹禺去世二十周年，二十年前的這一日凌晨三點，他悄悄地走了，離開了這個給了他榮耀和遺憾的世界。曹禺是北京人藝的第一任院長，他在任的時候，我是劇院在職編劇，他身體不好，不常到劇院來，但對劇院上演的劇碼很關心，那是一九八八年，他看過我的劇本《天下第一樓》很喜歡，約我和兩位導演夏淳、顧威，到家裡去談談。

他的家在北京「前三門」。前三門是指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並稱三門的地方建起的一排樓，樓高十二層，綿延六公里，是北京市建成的最早一批「高級住宅」，也稱樣板樓。拆掉了八百多年歷史、雄偉渾厚的元明清城牆，填埋了城牆外的護城河，建起一大排比古城牆高一倍、古怪醜陋的「鋼筋混凝土新城牆」，也稱「火柴盒子」。

懷念曹禺

但是在廿多年前，「前三門」在人們心中卻有着不一般的意義。搬進來的居民是有着不同來歷的顯赫人物。有中央機關幹部、落實政策的老知識分子，進步的歸國海外華人。能住進「前三門」是身份的象徵。記得父親從香港來北京，指着「前三門」的樓房問我，這是不是安置難民的「地震棚」？二十年後，這一連排從建築到設計都十分落後的「火柴盒子」被拆掉了。

曹禺的家很簡單，只有幾件老傢具，很多傢具是公家配給的，是那種千篇一律，沒有個性的辦公式傢具。玉茹夫人不在家，他請我們坐在沙發上，自己拉一把籐椅坐在我們對面。他仔細地看了劇本，人物都能說出名字，從劇情到主題，竟還設想到人物的將來。比如，劇中女主角，男主人公的聰慧有主見又大度的紅顏知己「玉鶯兒」；他說，她的下場會很好。

多年後《天下第一樓》改為電視劇，人物增加了故事，我不由自主地為玉鶯兒安排了很好的結局，猛然間想起曹禺院長曾經說過的話，心裡一動，不得不佩服他敏銳的劇作家的眼光。連導演的處理他都想到了，他說這個戲不要一本正經地排，要排得活潑靈動有意思。我們從下午一直談到掌燈，他還興致不減，意猶未盡。

他一直關心此劇，不顧病體來排練場看《天下第一樓》連排，一連看了五遍，寫下一首散文詩。

隨想

興國

今天是我國二十四節氣中的「大寒」。看到寒這個字，自然想起冷，看到大寒這兩個字，自然想到非常冷。一想到冷，不期然就想到雪。

我第一次看到雪，是某年五月份在新西貢，記得是住在湖邊的一間酒店，那晚睡着時，不是被吵鬧聲弄醒，而是被異常的寂靜驚醒，那是絕對的寂靜，連一絲絲的聲音都沒有。望出窗外，湖對面的山已經白了頭，把視線拉近，片片雪花正緩緩飄落。

雪這個字的甲骨文形象，是雨下邊有兩片雪花，就像羽毛似的。讓人感覺輕柔極了。咱們中國的傳統，是瑞雪兆豐年，因為那些落在田裡的積雪，形成隔熱的效應，能夠保持泥土的熱量，這種在田裡的莊稼，不會被低過冰點的氣候傷害，而雪融時就有水留在土裡，給農作物帶來水分，對春耕和作物都有好處。不過，下雪時，原來天氣不會感覺特別寒冷，反而是雪融時，那才真叫冷。不怕冷不怕雪的植物是什麼？自然是梅花了。讀過《雪梅》這首詩嗎？「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閣筆費評章。梅須遜雪

雪的隨想

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日暮詩成天又雪，與梅並作十分春。」香港不會下雪，所以踏雪尋梅只能憑想像，而且也只能在逛年宵花市時買幾支梅花回家，看着它在無雪的情況下，綻放一個個花蕊而已。

南朝樂府民歌中，有《子夜四時歌》，其中的冬歌第一首歌詞是：「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第九首歌詞是：「天寒欲歲暮，朔風舞飛雪。懷人重衾寢，故有三夏熱。」在香港，雖然看不到冰厚，更見不到飛雪，但懷人之情，不需重衾寢，心頭和外頭的天氣一樣，都是三夏般熱。

在大寒的日子裡，你會有着宋代詞人郭應祥的期盼嗎？他的《菩薩蠻·喜雪》有這樣的句子：「當年瑞雪多盈尺。今年僅有些兒白。天欲兆豐年。須教趁臘前。」他期望的，是農民的春耕能有好收成。再一星期就是除夕了，祝願大家過個肥年。



■落雪景色美麗如畫。網上圖片

古今談

范舉

中國發展了高速鐵路之後，給予中國的外交局面和經濟建設局面開拓了一個轉折點。

高速鐵路可以幫助「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帶來了經濟繁榮和貿易興旺的局面，一些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也開始和中國走近了，期望乘搭上了中國的快速經濟列車。高速鐵路在中國取代了中程的民航線，中國的客機多了出來，中國決定發展國際航線，把更多的中國遊客送到國外，也把更多的外國遊客接到中國來。要發展歐洲地區的航線，巴爾幹半島的機場最多，但是沒有多少乘客。有一些前南斯拉夫國家，為了加入歐洲聯盟，不願意賣機場給予中國。但是，阿爾巴尼亞卻願意把機場賣給中國，因為中國有很多遊客，能夠成為中國遊客遊覽歐洲地區的入門站，一定生意滔滔。

去年十月，中國光大收購了阿爾巴尼亞國際機場的股權，光大集團將通過與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合營公司 Keen Dynamics Limited (KDL) 接管地拉那特普莎修女國際機場 (Tirana International Airport Nene Tereza) 的特許經營權至二零二七年，乘客數量在二零一六年達到一百九十萬人次。此前有報道指光大集團為此宗收購斥資九千萬美元，但實際價格並未對外公開。在「一帶一路」政策背景下，中國政府一直鼓勵本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就是基礎設施。在阿爾巴尼亞東北部的庫克班機場在今年宣佈即將接受國際航班降落之前，地拉那國際機場是阿爾巴尼

亞唯一的國際機場，這個機場的最大潛力是發展成為中國遊客前往歐洲旅遊觀光的入門站。

過去，中國旅客要到歐洲，要先行飛到德國的法蘭克福或者巴黎；今後，可以有第三個入門站。阿爾巴尼亞就在亞德里亞海的旁邊，如果看地圖，意大利的地圖就像一隻皮靴，鞋跟的位置，隔了一條很窄的海峽，就是阿爾巴尼亞了。安科納是意大利馬爾什地區一個省會，也是意大利重要的渡口，安科納是穿過意大利中心主幹線的終點，也是意大利前往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載人艦船和輪渡的出發最多，但是沒有多少乘客。有一些前南斯拉夫國家，為了加入歐洲聯盟，也可以抵達希臘的港口。

遊客從阿爾巴尼亞沿著公路向北走，就是黑山，順次到達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穿過阿爾卑斯山隧道，一個多小時車程，就可以到達奧地利。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姜瑜，九二年到九五年間，曾被派赴中國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任職；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姜瑜首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身份，出席例行記者招待會。

二零一二年四月起，出任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和香港各界人士有廣泛的來往。她，二零一五年出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後，全力推動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合作，跑遍了阿爾巴尼亞主要的城市，發掘商機，對於中國找到了地拉那機場，發展旅遊業，推動兩國的工業合作，作出了貢獻，今後還將有一批香港商人前往阿爾巴尼亞考察業務。

采風

此山中

鄧達智

歲月沒有不饒人，問題是你可曾珍惜對待歲月？可曾在歲月悠悠中甘之如飴？

一代「超級名模」、自十六歲入行即上位，在不同年代被西方媒體稱為「世上至美麗人物」。Christy Turlington踏上二零一七年一月二日已經四十八歲，還差兩年活了半個世紀，再待十二年活了一個甲子，以一般人計算；時光荏苒，青春不再！其他人著實如是，那可不是Christy。

當同代名模女孩忙著超級事業與不間斷和大明星、歌星、富豪交織馳名戀情，在事業頂峰二十六歲，退出天橋，重返大學校園；從中可見，這個女孩不簡單，不以眼前風光止腳進步。

上世紀九十年年代初的幾年，全球時裝界都被「超級名模」幾個字癡魔了，時裝設計師、明星、歌星都被她們的美貌與名氣比下去，群眾崇拜她們，媒體追捧她們；例如剛剛離世英國樂壇巨星 George Michael 便與當年原裝五位超模 Linda、Tajana、Cindy、Naomi 與 Christy 共同製作新歌《Freedom》的錄像拍攝，成為樂壇、時裝界佳話。George Michael 早逝，更叫這段佳話成為傳奇。

佳Christy或一眾超級女孩合作的牌之多，難以計算，重要的是她們陸陸續續淡出名利場之後，只有 Christy 仍

48歲 Christy

能為大品牌現時的話事人垂青，繼續力邀出山，不時展示專業力量與個人魅力者，除去 Tajana，連同最終加入的 Claudia 與 Kate Moss 成為神話一樣的 Big 6 等六人，只有 Christy 一人仍享有這份優勢。

數年前 LV（路易威登）、前年 Calvin Klein 香水 Eternity、去年 Tiffany 與 i watch、今年 Valentino 等等；只不過是隨手一抹，這些超級名牌均請 Christy 出任代言人。當中一些，例如 Calvin Klein 更從她十九歲已開始成為 Muse，時裝、香水等等長期代言人；二十五年後重新重用，甚至設計總監已非 Calvin 本人，可見其長青素質之高。

意大利大師華倫天奴（Valentino）設計風格向來以優雅大氣馳名，九十年代初期幾年，還被另一大師 Versace 幾乎專用 Christy 為代言人，仍請其出任代表，可見她既有超然美貌，還有極高親和力量。四分一個世紀過去，華倫天奴先生已退休，剛剛過了四十八歲生日的 Christy 再次站到 Valentino 新一代設計團隊鏡頭前，出任二零一七年系列代言人。（下周續）



■Christy被稱為「世上至美麗人物」。作者提供

又逛武漢中山公園

武漢市中山公園，位於漢口解放大道旁，是全國百家歷史名園之一的國家重點公園。三年前，剛從政府機關退休的我，應邀遠離福建，到湖北《楚天消防》幫工一年。其間，我與妻子從武昌前往漢口，專程去了一次中山公園，留下美好印象。

二零一六年歲末，首屆《魯迅雜文獎》頒獎活動暨全國雜文學會聯誼會第三十屆年會在漢口舉行。報到當日，天氣晴好、不熱不冷。下午，我獨自一人，從入住的解放大道六一九號亞洲大酒店附近乘坐公車，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下車後，經過地下通道，又一次步入中山公園。

進得公園寬闊壯觀的大門，最先映入眼簾的景物是，亭台假山、小橋流水、花草樹木等。武漢中山公園，分前、中、後三個景區。佔地32.8萬平方米，其中陸地26.8萬平方米、水面六萬平方米，綠化覆蓋率達百分之九十三。公園內現有植物二百多個品種，喬木五千二百多株。單是重點保護樹木，就多達一百四十株。「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這是菊花的習性，也是菊花的氣節。因時值冬季，中山公園內，許多樹木都落葉了，可令我生奇的是，不少楓樹的葉子雖然早已乾枯，且最終都是要落下的，但它們卻戀戀不捨地掛在枝頭，隨風搖曳，不言放棄。

公園，是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城市公共建設專案之一。辛亥革命後，民國時期內，各地熱衷興建中山公園，以此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功績。全國除西藏、內蒙古、黑龍江外，其餘省份都有，成為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同名公園。據南京大學陳蘊菡教授統計，全國共有二百六十七座中山公園。

當年，孫中山曾兩到武漢，不僅首次提出了「武昌首義」，而且在其所著的《建國方略》中，繪製了武漢「三鎮一體」的藍圖。為紀念孫中山先生，一九二八年，武漢人民將始建於一九一零年的漢口第一公園，更名為「中山公園」，並決定在園內建孫中山銅像。但因洪水頻發、戰火連天等原因，一直沒有建成。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四十三周年紀念日，一座高7.3米的孫中山與宋慶齡銅像，聳立在武漢中山公園近五千平方米的圓形廣場上。這是全國首座，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座孫中山

夫婦雙人塑像。塑像以一九一五年孫、宋二人在日本的結婚留影為藍本，花崗石材質的基座正面，「孫中山與宋慶齡」七個鎏金大字熠熠生輝。佇立在銅像前，但見二人神情莊重親和，形象逼真傳神。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耐心等待，抓住遊人較少的瞬間，快速拍下幾張照片。

一百零六歲的武漢中山公園，經過幾代人的接力建設，現已成為集休閒、娛樂、遊藝等多項服務功能於一身的大型綜合性公園，恰如一顆鑲嵌在武漢鬧市區的「綠寶石」。據悉，該園現在年接待遊客超過一萬人次。這天，適逢周末，公園內不同年齡、不同語言、不同着裝、不同神態的遊客，成群結隊、絡繹不絕。他們當中，有的走馬觀花，有的流連忘返。

中山公園亭子多。深秀亭、炙心亭、勝春亭、張之洞紀念亭等，各自為陣，各具特色。最讓我感興趣的是炙心亭，單是名稱，就很雅緻。炙心亭實為湖心亭，坐落在前區的湖心小島，三面環水，一面由落虹橋與之連接，環境幽靜，綠樹成蔭；歐式走廊，曲徑通幽。一座兩層小樓隱身其中。據說，解放初期，當地一些重要會議多在這裡召開。一次，湖北省領導、著名作家李爾重來到這裡，和風拂面，花香撲鼻，頓時心曠神怡，大讚此乃陶冶心志、舒暢精神之佳境，遂建議改湖心亭為炙心亭。

中山公園裡，還有園中園——中山遊樂園。項目有激流探險、高空飛翔、豪華轉馬、峽谷漂流等。而人工湖上，既有各種動物造型的遊船，供紅男綠女乘船觀光；還有「充氣大滾筒」，供小小少年入內翻滾嬉戲。安身公園一隅的「中山公園圖書館長廊」，各類圖書，應有盡有；善男信女，圍觀選購。一些手工藝人，則在公園步道旁「賣藝」。一中年男子，用芭蕉葉編蜻蜓、螞蚱、青蛙、蟋蟀、蝴蝶等，供遊客選購，我好奇地問：「師傅，這些昆蟲，多少錢一隻？」對方無暇抬頭：「十塊！」我心想，現如今有點小手藝，賺錢並不難。而一位年輕女性，則擺着攤子捏麵人。一些家長帶着孩子，有圍而觀之的，有選擇定做的。人物也好，動物也罷，只須與工夫，就妙手生成。活靈活現，討人喜歡；栩栩如生，煞是可愛。

中山公園中的雕像也不少，且風格各異、頗有創意。你看那一男一女兩個小朋友撿垃圾的銅像，活潑天真，神情專注，給人以啟迪：愛護環境，從我做起！還有那一對情侶雕像，出行途中，突遇降雨，男士脫下上衣，舉在頭頂，緊貼女士，充當「雨傘」。雖是生活寫照，卻又情趣十足。

悠哉游哉逛了兩個多小時，最後我心情肅穆走進「受降堂」。它是武漢中山公園與全國眾多同名公園最大的不同之處。受降堂在公園內西北角，東臨勝利廣場，西依人工湖，是一座長三十四米、寬十二米的平頂廳堂式橫列建築。大門上方牌匾上，「受降堂」三個大字蒼勁有力；大門右側銘刻有：「國民政府第六戰區受降堂舊址」，折射出輝煌的歷史和勝利的榮耀。受降堂始建於一九四二年。原名大眾會堂，後稱提襟館、來甘館、張公祠。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園兩位職工在園內張公祠旁，發現一塊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受降碑；後經考證，張公祠就是當年的受降堂，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第六方面軍就是在這裡簽名投降的。

受降堂內的會場，按原樣佈置——正中是一張鋪着白色色布的長方桌，桌上擺放受降方與投降方各五人的姓名牌。我方中央座位為孫蔚如，與之對面的是岡部直三郎。受降台正中上方掛着孫利山遺像，兩旁是中、蘇、英、美等反法西斯國家的國旗。受降堂內，一塊由孫蔚如手書的《受降堂碑》，安臥在玻璃罩中。碑文為：「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率屬二十一萬簽降於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題。」受降堂展覽的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即，「抗日烽火」、「江漢驚潮」、「血染楚天」、「受降紀實」，每個部分都用圖片和實物，向前來參觀的人們默數傾訴。

受降堂中一副「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對聯，言簡意賅地說明了設立受降堂展覽的初衷。

談痛色變

尼采說愈文明的社會，人對痛苦的忍受程度愈加降低。

這結論的可能性很多，包括醫學文明叫人減低痛苦的可能增加了，手術的快速和微創種類，麻醉藥的發明，新一代止痛藥……如此比起舊社會在割斷肢體之前，病人不過吞一支酒，甚或在凌遲處死之前，吃一份令人迷糊的鴉片好得多了。唯是我們亦愈來愈倚賴止痛的各種機制，甚至忘記了止痛藥對腸胃的傷害。

總之，談痛色變。為了減少痛楚，我們不惜一切。別看相傳中的斯巴達人怎樣忍受痛楚，戰死沙場以成就大義。別記起張徹電影中的王羽，如何慘烈得腸臟盡拋，也要完成刺客的工作；也別再談曹達華、于素秋，如何在烙刑逼供的情況下捨身成仁。痛苦對現代人是難以想像的，些許痛楚即足以賣國滅親，痛苦已由心靈移返肉身。

我忍受肉身痛苦的程度愈來愈低了，即使人們都說女性比男性更熟悉身體的苦楚，特別是那些十月懷胎、自然分娩的女人。我是中了文明的毒，亦不親近自然，任何可以免受痛楚的昂貴主意，我都照單全收。洗牙引來的不適，也足以令我提出全身麻醉，要牙醫多番勸諭，才以局部麻醉代替。

有回全身麻醉失敗，令我增添生命的不安全感。那次是美國九一一事件周年紀念日，全港天氣不穩，交通阻塞。我偏偏安排了在這天做大手術。我躺在手術室裡等候麻醉師，據報因為交通不順，她在路途中耽擱了時間，手術室訂滿了，情況緊張，手術的時間也縮短了。

實際的情況都記不清楚，只知道醒來後眼睛一開，見到手術室的天花燈，同一秒刻，劇烈的痛楚從開刀的傷口發出。我是嘗到被「活剝生割」的滋味了，我一手執住醫生的白袍，大叫：「好痛！」他見我臉色發紫，立刻替我注射嗎啡。

如此我昏了過去，腹部麻痺了三個多月，但記憶是一生的，痛楚比榮耀更真實。



■武漢中山公園孫中山夫婦塑像。作者提供

再會了，《八時入席》

不讓這批活生生的人物繼續成長。大家可知道意大利劇作家皮蘭德婁的名劇《六個尋找作者的角色》？劇中由劇作家筆下塑造出來的六個角色紛紛從劇本中走出來，跑到「現實生活」之中，並在劇作家面前提出讓他們繼續活下去的要求。若《八時入席》的角色也跑到電視台喊不平，我是會支援的，因為他們值得擁有活下去的權利。

我明白電視台難以長期要求電影明星毛舜筠為他們拍劇，亦不易將有演技亦有觀眾緣的黎耀祥綁在一個處境喜劇當中太久。既然《八時入席》已經培育了一班有潛質的演員和創作了多個有趣的角色，何不將重點轉移到其他角色身上？現時天上這麼多時間和心思鋪了許多條伏線，到頭來還未用上便草草收場，白白浪費許多創作意念，真是既可惜又可恨。

《八時入席》播完了，但有兩個懸念我可能是永遠不會知道的——第一，雖然林是一個大姓，但綜觀全劇，卻只有林以歡、林小小和林禾同性，其他角色的姓氏人人都不同。前二者是叔侄自然同性，為何偏偏林禾不是姓林林

呢？當我在最早期看故事簡介時，林禾原來是林以默的同父異母弟弟，要到後來才相認。可是，林以默很敵視這半弟，認為他是來爭家家的。（那麼林家本來是很有錢的嗎？）不過，現時林不變成古家人，劇情簡介也更改了。這麼大的改動的背後原因教我非常好奇。第二，接着的處境劇原來還未開拍，為何《八時入席》要急著匆匆落幕呢？

既然逝者已矣，我只能無助地祈求不要再有新劇重見一班「處境劇忠實演員」。哎呀，我看到劉丹了。



■《愛回家·八時入席》一眾演員做得好，大受觀眾喜愛。